吳郡志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一 ◄

吳郡志
卷十二

► 卷十三

官吏

後漢彭修，會稽人，為吳郡功曹。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，以微過收吳縣獄吏，將殺之。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，晁怒，使收縛意。修排閤直入，拜於廷曰：「明府發雷霆於主簿，請聞其過？」晁曰：「受教三日，初不奉行。廢命不忠，豈非過耶？」修因拜曰：「昔任座面折文侯，朱雲三攀毀欄檻。自非賢君，焉得忠臣？」遂原意貸獄吏，意亦以是得名。

尹興，為吳郡太守。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，興在錄中。英敗，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，詣廷尉考治。門下掾陸續，主簿梁宏，功曹史駟勳，備受五毒，終無異辭。續母自吳來洛陽，作食跡績。續雖見考，辭色未嘗變。而對食，悲泣不自勝。治獄使者問其故？續曰：「母來不得見，故悲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續曰：「母截肉未嘗不方，斷蔥以寸為度，故知之。」使者以狀聞，上乃赦興等。

吳孟仁，字恭武，江夏人。為吳令時，不得將家之官。每得時物，必以寄母，常不先食。及聞母亡，犯禁棄官。【《吳志》】

宋江徽，為吳令。元凶殺徐湛，以黨與並被害。

王逡之，字宣約。少禮學博聞，仕為吳令。

齊江介，謐之子。建武中，為吳令。政深苛，人門榜髑髏為謐首，介棄官去。

齊周洽洲，南人。曆吳令，廉約無私。卒，無以殯斂。

齊傅翩，琰子，為官有能名。為吳令，別建康令孫廉，廉問翩曰：「聞丈人發奸撾伏，惠化如神。何以至此？」答曰：「無他也，惟勤而清。清則憲網〔綱〕自行，勤則事無不理。憲網〔綱〕行則吏不能欺；事理則物無凝滯。」翩父珪，為縣並著奇績。時雲諸傅有理縣譜，父子相傳，靳以示人。

王思遠，立身簡潔。王子貞為吳郡，除思遠吳郡丞。以本官行郡事，論者以為得人。

梁沈浚，字叔源。涉學有才幹，仕梁為吳令，有能名。

陸蒙，事梁為吳令，節操甚高。

唐鄭渾之，咸通末，為蘇州督郵。談銖為齷院官，鍾福為院巡。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，人語曰：「湖接兩頭，蘇聯三尾。」【《嵐齋錄》】

唐孟庭份，郊之父。庭份為昆山尉生，郊以詩名世。或云，份亦能詩。

武平一，玄宗時，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。雖被謫，而名不衰，

劉綺莊，為昆山尉。研窮古今，博考傳記，作類書一百卷，號《昆山編》，至今傳於世。

韋至誠，吳縣尉。

蕭存，字伯誠，穎士子。亮直有父風，能文辭。浙西觀察使李棲筠，表為常熟主簿。

皮日休，字襲美。咸通十年，為郡從事。居官才一月，著書號《鹿門子》。

丁、陳、範、謝，皆錢元瘵及子文奉為中吳軍節度使時，為節度推官，四人俱以長者稱。丁名守節，晉公謂之祖。陳名讚明，（屯田）之奇之祖。範名夢齡，文正公仲淹之曾祖。

謝名崇禮，太子賓客濤之父。

邊仿，雍熙初為昆山令。因舊址新作夫子廟，自是縣學始興。繼以王禹偁為作《記》，《記》具《縣學》條。

王禹偁，太平興國九年，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。雍熙四年，召赴闕，入朝為名臣。今虎丘寺有元之祠堂，刊東坡《讚》於其上。

張文定公安道，景祐中，為昆山令。時吳越歸國未久，前此，豪民占田無限，歲遠多訟，有數十年不決者。公召問：所輸租稅幾何？大率百才二一。乃悉收其羨田，以賦貧民，訟亦息。時蔣希魯侍郎守郡，得公所著《蓴羹論》上之，遂舉賢良方正科。

韓正彥，字師德，魏公之侄。嘉祐中，為昆山令。創石堤，疏斗門，作塘七十里，以達於郡，得膏腴田數百萬頃。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，從便輸於縣。鳩作塘餘材，為倉廩以儲之。民大悅。比去，遮道以留。為立生祠，作《思韓記》，才石祠下。

章岷，字伯鎮，嘗為平江軍推官。有文聲，範文正公有和《章從事鬬茶歌》及《同登承天寺竹閣》詩。

賈公望，字表之，嘗為郡通判。時朱勔父子鼎盛，奔競者爭趨其門。公望疾之，有詩云：「倏忽向六十，萍蓬無奈何。丹心猶奮迅，白首分蹉跎。正直士流少，傾邪明類多。陽光一銷鑠，不復見妖魔。」勔之子賜金帶，公望亦衣三晶服。偶以朝拜，會天慶觀中。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，睨而視之。公望厲聲叱之曰：「此是年及得來，非緣花石。」左右皆錯愕，朱大銜之，竟擠之罷去。

寇國寶，徐州人。從陳無已學，嘗為吳縣主簿。賦詩為左丞葉夢得所喜，詳見《雜志》門。

祠廟

至德廟，即泰伯廟。東漢永興二年，郡守麋豹建於閶門外。《辨疑志》載：吳閶門外有泰伯廟，廟東又有一宅，祀泰伯長子三郎，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。《纂異記》又云：吳泰伯廟在閶門西。皮日休詩云：「一廟爭祠兩讓君。」蓋並祠仲雍，舊矣。今廟在閶

門內，東行半里餘，門有大橋，號至德橋。乾道元年，郡守沈度重建。【《修廟記》云：在禮祭法，聖王之制。祭祀其法五，其人之應法者十有四，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。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，而祀之固宜。然祀有祈焉，其施於民又厚，厚施不報，神其不吐之乎？報之之道，不獨牲牢酒醴而已。千里之邦，必有祠所。社稷則有壇，先哲則有廟。後世於廟，尤極其尊嚴。崇像設，儼侍衛。見之者，凜如也。水潦必祈，旱歎必祈，皆長吏之常事。應而有報，亦事之常。儻人其門，陟其堂，神所馮依，曾不足以障風雨，區區樽罍籩簋，何施之厚，而報之薄歟？吳門巨藩，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，而泰伯廟為雄甚。東漢永興二年，郡守龔豹肇建於閶門。吳越武肅王錢氏，始內徙之，國朝元祐間，太守黃履，曆考前政，若梅詢，若范仲淹，若孫覺輩，數公淫潦有祈，靡不響答。列其事於朝，有詔號至德廟。崇寧元祀，守臣吳伯舉請疏王爵，有詔封至德侯。建炎擾攘，鞠為灰燼。厥後草創，殆無以揭虔妥靈。今天子拔沈公於尚書郎，以直秘閣尹是府。至則訪及民利病，以次罷行之。其為政，寬嚴詳簡，允蹈厥中。治人事神，罔不祗肅。隆興二歲，天作淫雨，害於穡事，民不莫居。乾道改元春二月，公飭躬齋祓，走祠下而祈焉。神顧饗之，是歲麥以有秋。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，公曰：「不敢廢也，然曷足以報萬分一。」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：「侯之施甚厚，而廟貌不治之日久，大懼。神或怨恫，詳慶弗下。願采材而改造之。」公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涓日協辰，得夏五月庚戌吉。乃致昭告，乃鳩良工。斥少府之餘，閣私橐之助。環材堅甓，櫛比墉崇。宏舊基，植高棟，抗修梁。藩垣階，盡革而一新之。觀〔塑〕繪之容，若欣欣然有喜色。民無老稚，相扶攜以觀厥成。皆以手加額曰：「美哉輪焉，誠足以塞民望，而報神施矣。」風霽雨休，禾則大熟。秋九月甲子落成。幾就養府下，目睹祈應為不誣。公屬幾紀其實，既牢辭，弗獲命。若虛公之辱，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。於是乎書。左通議大夫、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。　皮日休：一廟爭祠兩讓君，幾千年後轉清芬。當時盡解稱高義，誰敢教他莽草紛。　陸龜蒙：故國城荒德未荒，年年椒奠濕中堂。邇來父子爭天下，不信人間有讓王。　張詠：至德本無名，宣尼以此評。能將天下讓，知有聖人生。南國奔方遠，西山道始亨。英靈豈不在，千古暮〔碧〕江橫。　蔣堂：泰伯何為者，不以身為身。遜避天下位，奔走句吳濱。隱德照〔昭〕來世，遺祀傳斯民。籲此廉讓國，閣生廉讓人。　龔頤正作《迎享送神辭三章》云：翼翼兮新宮，蘭楯兮枅桂。祥氛總總兮，高靈下隊。君視八紘兮。昔何殊於棄屣。今復何有兮，一席之握。惠我吳人兮，曷日（以）弭。於（嗟）君來兮，我心則喜。君來不來兮，我忘食事。［迎神］。登歌兮堂上，屢舞兮堂下。君來享兮清酤，溪毛陸離兮筐宮。蓴鯽芳鮮兮，亦有肥猰。君不來兮，使我心苦。［享神。］車兮載旆，舟兮揚帆。鼓咽咽兮君當還，君肯來兮尚盤桓。我心榮榮兮其無端，君不我留兮，下土囂煩。福我吳人兮，無疾與患。千秋萬歲兮，歌至德以何言。［送神。］】

吳王夫差廟，今村落間有之，舊廟無考。《鑒誡錄》云：世傳此廟拆姑蘇台木創成。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，時人謂之題破此廟。【陳羽：姑蘇台畔千年木，刻作夫差廟襄神。幡蓋寂寥塵十滿，不知簫鼓樂何人。　　張詠：由來邪正是安危，不信忠良任伯嚭。自古家家有容冶，何須亡國殢西施。】

伍員廟，在胥口胥山之上。蓋自員死後，吳人即立此廟。乾道問復修之，規制猶陋。盤門裏又有員廟，即雙廟是也。【梁筒文帝：立國資孝本，循忠全令名。舟裏多奇計，廬中復吐誠。偃月交吳艦，魚麗入楚兵。九功推妙算，幹載籍餘聲。洪濤猶鼓怒，靈廟尚淒清。行潦承椒奠，宮懸雜鳳笙。無勞晉後璧，詎用楚臣纓。密樹臨寒水，疏扉望遠城。窗寒野霧入，衣帳積苔生。惟有三育〔春〕烏，斂翅時逢迎。　張詠：胥也應無憾，至哉忠孝門。生能酬楚怨，死（可）報吳恩。直氣海濤在，片心江月存。悠悠當日者，幹載祗〔泣〕慚魂。　楊備：出境鞭屍報父讎，吳兵勇銳越兵憂。忠魂怨氣江雲在，日見爐香煙上浮。】

南雙廟，在盤門裏城之西隅。二廟：左英烈王伍員也；右福順王隋陳果〔杲〕仁也。果〔杲〕仁又稱武烈帝。或云：五代初，常、潤尚屬淮南，仁果〔杲〕廟在常、潤間。錢氏得常、潤，遂移廟於蘇。按《吳志》：孫權既稱奠號，謚堅曰武烈皇帝，帝號與仁果〔杲〕同。況堅墓，《西〔吳〕地記》謂在城南二里許，去盤門密邇。疑此廟恐是祠堅爾。建中靖國中，太守吳伯舉重修。是時蔡京自翰長罷，過吳門，為作記，并書題。【《記》曰：今天子即位元年，愛重黎庶，慎柬牧守。詔以左史吳公為直秘閣、知蘇州。公至期歲，政化大洽，奸盜屏斥。牒訟疏簡，民用康靖。公曰：噫嘻！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，古之善經也。今俗且治矣，其錄境內神祠廢壞者，以公帑所餘畢修之。使安定休正〔止〕，無有祟厲為吾民憂。吏白：城西南隅有舊廟二，荒陊當完。按《圖經》暨州縣版祝所稱，一為永昌武大王，一為福順賢德王。而邦人由閭閻市井及學士大夫，自昔相傳，皆以為伍子胥廟。歲時祭享甚盛，雜然同辭，莫可奪也。或言故隋將陳果〔杲〕仁，嘗以陰兵助錢氏，伐淮寇有功。錢氏崇報之，請於梁朝，封福順王。又使諸郡皆為建廟，則福順之號，為果〔杲〕仁無疑。至永昌之稱，杳邈不可稽考，不知為何時人？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，願眾私出力，以卒營繕。協謀齊慮，鳩工類材，填郛溢郭。奔走相屬，惟恐其後。故月不更朔，而廟已告新。今或稱號仍舊，殆恐無以妥子胥之靈而失邦人。所以完廟本意，敢以為請。公曰：然，昔吳瀕海建國，恃水作險。內虞泛濫，外闕守禦。蛙龜之與渚，而魚鱉之與居。肇自子胥，相上味水，築置城郭。實倉廩，治兵庫，辟門二八，以象風卦。始能啟塞有時，疏導無壅。除昏墊蕩析之虞，而存抱關擊柝

之警。更祀幾百，曆載逾千。其城域門號，至今因之而不變。是子胥嘗〔常〕能安吾民也。不顧小義，卒雪大恥。勇於納諫，以至歿身。二者皆人之所難。昔日之不死，蓋以為吾父。今日之死，蓋以為吾君。由前足以教人之為孝，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。忠孝之跡，昭著前史，殊尤卓絕。震暴耳目，匹夫匹婦可以與知。及其久也，宜胥化焉。故後漢太守龔豹，按行屬城，問風俗所尚？其功曹唐景曰：處家無不孝之子，立朝無不忠之臣。儻非漸漬餘風，被服成俗，疇能臻此哉。是子胥嘗〔常〕能教吾民也。既能安之，又能教之。由父傳子，由於傳孫。綿綿聯聯，以至今日，厥德茂矣。宜當血食此地，而廟貌不立於城闕。乃至斯民憑假它祠，以崇敬奉此。殆疇昔守職者之闕，吾敢不勉。《祭法》曰：法施於民則祀之，以死勤事則祀之，以勞定國則祀之，非此族也，不在把典。今福順雖有功，異代事跡僅存，民弗敬慕，蓋托子胥獲享不替。而武氏名字功德，闕然堙滅，無所考證。使子胥不忘斯民，實鑒臨之，則武亦安敢正寧而饗也。禮固有以義起者，吾將請於天子，冀正英烈之號，以嘉廟額，而用丕承民誌，殆或可乎？武林元時敏曰：好惡靡常，莫能自克，惟民為然。古之君子，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，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。好惡得正，而其治成矣。鄭人欲祀伯，有子產從而封焉。鄴人欲祭河伯，西門豹從而禁焉。二子豈異意哉，顧民好惡有當否也。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，是知有功之不可忘，而忠孝之可勸也。因而導之，使成於善。此所謂不嚴而治者，顧豈俗吏之所能為耶？今公一舉廢事，而順於民，安於神，又足為天下之勸。三善備矣，不可不書也。於是乎書。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。】

春申君廟，在子城內西南隅，即城隍神廟也。【《新廟記》云：蟾軒蒞郡，十有一月矣。猥以薄材，謬承重寄。自淮服半刺，超為江南方伯。郡領二十，地亙五千。皇皇者華，幾慚輝道；兢兢其志，常誡飲冰。周爰諮詢，申命行事。損以懲忿窒欲，益以改過遷善。豺狼擁路，埋輪以逐之。騏驥伏櫪，攬轡以騁之。宣王化而盡覺風行，安心而不知日用。寬猛相濟，威恩兼洽。長吏肅警，疆土義寧。日月其除，冰霜再履。始也，務不暇給。今也，處有餘閑。別祈神仙，獲歲豐稔。乘公堂之宴，縱靈廟之遊。城不復隍，樹先禁伐。陬荒以毀，梁木小而摧。乃喟然歎曰：神必依人，人茲望福。依無所據，福安來哉。昔越踐滅吳，楚威滅越。考烈王繼立，春申君登相。封江東之巨縣，城吳墟為大都。專主威權，救國災患。與趙、魏為四公子，招賓旅有三千人。擠聘使之玳簪，誇上客之珠履。王久無似〔嗣〕，君方患之。　巢兮李園，托其女弟。既歆然而有妊，遂秘之以獻王。王乃殂落，子為君主。毋望之人靡信，毋望〔無妄〕之禍遄興。舍人其亡，死士常偵。棘門之下，蒿裏相催。天乎天乎！胡寧忍此。令尹多居郢國，假君〔恒〕守吳宮。鳥焚其巢，何笑號之先後；蛟沒其觚，係父　騰沉埋。夷盡其家，賊園之故。一朝冀將滅口，千古猶為痛心。今邦牧所居，使臣所理。故宮之內，故事備聞。於是大葺堂庭，

廣修偶像。春申君正陽而坐，朱英配饗其側。假君西廂視事，上客東室齊班。李園死士，庚方授戮。仆夫閑駿，辰位呈形。大雪久冤之魂，更申如在之敬。家屬穆穆，展哀榮也。儀街肅肅，振威名也。巨木擁腫而皆古，小栽青蔥而悉新。總之一門，是謂神府。宜正名於黃相，削訛議於城隍。昔韓整守吳，創吳伯之廟。太史適楚，壯楚相之宮。餘固兼之，言可則也。神有新宇，亨〔享〕之落之。人有貞石，追之琢之。我躬披文，紀之告之。君宜密應，祐之福之。初，餘之拜命也。表授廣陵糾曹張頤、兵曹蘇相為判官，安喜尉李崗為支使。同郡舊知，精明深識。異途新閣，曆落瑰材。三人冀有我師，四牡慎行爾職。欽刷往賢之恥，歎垂後昆之裕。長史宋尚，主臣餘慶，祐嶽良能。司士楊彥琮，每憂司存，實稱佳吏。預乎作廟翼翼，觀乎降神欣欣。咸亦相因，斯焉附出。唐天寶單閼歲除日，中散大夫、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采訪處置使、柱國天水趙居貞記。】

郁史君廟，在太湖衝山中。

聖姑廟，在洞庭。晉王彪二女，相繼卒。民以為靈而祀之。《紀聞》石，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：《吳志》，姑姓李氏，有道術，能履水行。其夫殺之，自死。至唐中葉，幾七百年，顏貌如生，儼然側臥。遠近祈禱者，心至則能到廟。心若不至，風回其船，無得達者。今每一日〔日一〕沐浴，為除爪甲，傅妝粉。形質柔弱，隻如熟睡。蓋得道者歟？《辨疑志》云：唐大曆中，吳郡太湖洞庭山中，有升姑寺，有升姑廟，其棺柩在廟中。俗傳，姑死已數百年，其貌如生。遠近求賽，歲獻衣服、妝粉不絕，人有欲觀者，其巫秘密不可。云：開即有風雨之變。村閭敬事，無敢竊窺者。巫又云：有見者，衣裝儼然，一如生人。有李七郎，荒狂不懼程法，率奴客啟棺觀之，唯朽骨髑髏而已，亦無風雨之變。二說今皆無考，姑存舊傳云。【皮日休：洛神有靈逸，古廟臨空渚。暴雨駁丹青，荒蘿繞梁穩。野風旋芝蓋，饑烏街椒糈。寂寂落楓花，時時鬥鼯鼠。常雲三五夕，盡會妍神侶。月下留紫姑，霜中召青女。俄然響環佩，倏爾鳴機杼。幾〔樂〕至有聞時，香來無定處。目瞪如有待，魂斷空無語。雲雨竟不生，留情在何處。　陸龜蒙：渺渺洞庭水，盈盈芳嶼神。因知古佳麗，不獨湘夫人。流蘇蕩遙吹，斜嶺生輕塵。蜀彩駁霞碎，吳銷盤露勻。可憐飛燕姿，合是乘鸞賓。坐想雨煙夕，兼之花草春。空登油壁車，窈窕誰相親。好贈玉條稅，堪攜紫綸巾。殷勤撥香池，重薦汀洲蘋。明朝動蘭楫，不翅星河津。】

靈祐〔姑〕廟即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廟，在能仁寺內。夫人陸氏，梁街尉卿僧瓚之女。僧瓚舍宅焉寺，夫人就居之，是為重玄寺。寺（僧）祀夫人為伽藍，神號聖姑。元符元年，郡大旱。通判祝安上攝郡，禱而應。以其事辟，錫封慧感夫人。郡人奔湊，致禱相與，

社而稷之。闔境祠廟，莫能尚也。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，具諸記中。【《碑陰記》：元符元年，歲在戊寅夏，吳中大旱。遍禱群祀，略無應者。是歲高田不獲，人多喝死。負販之民，皆舍其業，而以售水自資。涉冬，至二年春夏之交，舟車益不通，百貨湧貴。城中溝澮堙淤，發為疫氣。通判軍州事、朝請郎祝公，適領郡事。乃用故事，早暮分禱於所宜祀者。一日會承天寺，客言：此乃梁街尉卿陸僧瓚，舍其第為之，昔號廣德重玄寺。陸卿有女子不嫁，經營其事。既死，祠於寺之東廡。開寶中，吳越忠懿王朝京師，道出吳江，大風幾覆舟。見女子拯之，自言重玄寺之神也。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，今里中事之甚敬。公聞即謁，且言明日致禱。既歸，宿齋於廳事，舉家沐浴蔬食，相約得雨而後復膳。黎明，躬至祠下，再拜而言曰：「郡承連年之旱，流亡疾診，相乘而作。農事失時，歲且大饑。雖某有罪，獲戾不逃。然將為國家之憂，神其哀之。能即致雨，尚可救也。屏息聽命。」寺僧獻兆曰： 「神告即雨。」眾甚不然。憮然而退，憩於齋堂。左右告曰：「天油然作雲矣。」未及命駕，注雨應至。老幼歡呼於道，至有不忍以簦笠自庇者。即日盈尺，闔境告足。白爾有請必應，如取所寄。邦人無復水旱之憂，歲大有年。乃具事白於外台，使者以聞。詔書褒美，特封慧感夫人，秩視公侯，列於典祠。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。至漢有字伯元者，仕為吳令，遷豫章都尉。既卒，吳人思之。迎其喪，葬於胥屏亭，子孫遂家焉。伯元生襄賁令盱，眙盱生本州從事鴻，鴻生渤海太守建，建生本州從事曄，曄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，璜生弘農都尉文，文生親，親生潁川太守尚書令閎，閎生桓，桓生揚州別駕績，績生褒，褒生吳城門校尉紆，紆生九江都尉、太學博士駿，駿生選，選生尚書瑁，瑁生穎，穎生海隅令濯，濯生漢公，漢公生冽，冽生本郡從事元之，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，英生晉侍中太尉、興平康伯玩，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，始生秘書監侍中萬載，萬載生末東陽太守子真，子真牛齊南兗州刺史惠曉，惠曉生梁太常卿倕，任生街尉君。凡二十八世，冠冕不絕，皆有才德，名在史冊。自興平康伯至秘書監，父於兄弟，五世內侍，嘉祥積慶。挺生夫人。惟夫人：其生也，精修正潔，人清淨海。其歿也，通於神明，有感斯應。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。既以詔書刻於行，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為之記，以傅不朽。搢紳耆老，且請摭其概於碑陰。乃為之敘云：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郎知稿城。雨暴滹沱河，水盛漂泛。林木室廬，蔽川而下。水及城門雉堞，凜然將決，老弱皇恐奔潰。調急夫，督水工，雨且不止，人無所施其力。公乃朝服，涉濘立於堤上，鞠躬申禱，水溢堤壞，相去數尺。吏民救止，公堅立不動。以笏叩頭，願以身任責。於是雨小止，水波稍回，河流遂復。其所潰陷之地，明日復為平陸如故。使者方欲言諸朝，會公秩滿請罷，遂已。北方之人，至今能道其詳。惟公憂國愛民，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。是可書也，故附於左。元符三年，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，布衣林戊記。】

天王堂，在子城西北隅。雖一小廟，蓋古屋也。建炎狄難，盈城宮室，悉為煨燼。惟郡南覺報小寺，以旁酋營幕所寓，不及毀。而此堂歸然獨存，郡人至今敬之。